



我们这里把收获麦子的日子叫麦天。每年进入六月,天气格外乖巧,澄澈湛蓝,晴空万里,伴着刺眼的阳光,热乎乎的东南风一日甚似一日地刮,空气燥热,布谷鸟极具节奏感地鸣叫着,似在催促什么,大人们被叫得心急火燎。孩童们快乐地蹦跳着,用自己的想象诠释着布谷鸟的叫声,“快黄快黄”。他们从懂事起就被麦子填满得满满当当,直到长大成人,每年的麦天,想象空间再也不能超越麦子的黄,麦天的热以及收麦的苦。

火麦连天,麦天的阳光格外毒,晒黄了麦子,晒干了大地,晒黑了男人的赤膊,晒红了女人娇嫩的脸,却没人抱怨。整个晋南都是干旱地区,庄稼人最高兴的事莫过于下雨,麦天的雨水却分外不讨喜。麦天,只有天气好坏之分。麦天的好天气是实实在在的,是庄稼人发自内心的认同的好,是那种不带一丝云彩,纯净澄澈,干干净净的好。晴空万里,骄阳似火,直晒得麦梢发黄,却还想着,再给几天好天气,再晒上几天。那些天,常心急火燎地去田里看,麦子浪一般涌动,一波一波,东南风呼呼吹拂,麦梢一漾一漾,先黄了麦芒,再黄了麦穗,最后连麦秆也黄了。心里又念叨,天气如果不打扰,麦子就放倒进场了。收割过后,忙过了脱了一层皮的麦场碾打,地净场光,又望着堆放的麦穗想,再有三五天,只要三五天,等麦子晒好,该卖的卖了,该入囤的就入囤了。那些天,哪怕天空中有一丝飘拂的云彩,也能牵动人的神经。

现在回想,晋南的麦天好像就是专为麦

子设计的,雨水很少,即使有,也来得分外夸张,先虚张声势,远远地黑云翻滚,仿佛在提醒农人,抱歉,实在忍不住,要下雨了。

我们那里把麦场被雨浇,来不及起的情况叫“落场”。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有一次就是笑话,会坏一村人的名声。常见的情况是,眼见雨要来,谁家麦场没来得及,全村人都来帮忙,好一阵紧张,该起的场起了,该收的麦子收了。除非懒汉,从没有见谁家的麦场“落场”,谁家的麦子被水泡了。往往是刚收拾好,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麦天的雨像个愣头青,一阵一阵,来去匆匆,像与农人开玩笑,大也罢,小也罢,一会儿就过去。

刚收了麦的农人,躲在屋檐下看雨,气还没喘匀,心里却异常轻松。年年都有这么一回,年年都连呼好险。实际上,千辛万苦收回来麦子,谁肯让它“落场”。

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地方,麦子的气息已渗入骨髓。这些年,住在小城,躲进书斋,闻不到麦天的气息,看不到麦天的场景,连布谷鸟的叫声也听不见了。一面,躲开了麦天的忙碌;另一面,却怀念过去的岁月。

小城周边已看不到麦田,就连周边乡下也看不到麦田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农耕区,从小麦由西域进入中原起,就有了麦天,2000多年了。如今,麦子没有了,麦天也没有了,麦乡变成果乡,走在乡下,能看到的,只有连片的果树,提醒大家麦天到来的,不再是布谷鸟,也不是刺入鼻息的麦子味道。那几天,杏儿黄了,从大街小巷经过,会有叫卖杏儿的声音。

果树迢迢不绝,杏树、桃树、李树、梨树、

枣树、石榴树、葡萄树、苹果树,北方土地上能栽的果树这里都栽了个遍,麦子就没有了栖身之地。明明到了麦天,田地里却没有麦天的金黄,脑海里也没有了麦天的辛劳。想进入麦天,看麦子摆动的姿态,要驱车到数十公里外。

那天,我驱车去了盐湖旁,中条山下,望见金灿灿的麦子还在摇曳,就像看到多年没见的老乡般亲切。

经历过麦天的人,对麦天都极度恐惧,那是一种无可逃避,不由分说的劳累,时间长达一个月。农业现代化后,麦天极短,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几乎一夜之间就结束,将我们那代人的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的过程完全省略,根本没有龙口夺食,阳光还那么明亮,天气还那么炙热,麦子还是那么金黄,却没有农人的劳碌。刚刚还在风中摇曳的麦子,转眼间,就被席卷而去,变成一地麦茬。再过几天,又该长出绿生生的庄稼。

麦子呢?不用去追寻。那边,联合收割机还在隆隆作响,涌动一地麦子,腾起熟悉的麦天气息。问地头的老汉,准备给自家留多少?老汉望着我呵呵笑,说你这年纪也经过麦天吧,现在的麦天和过去不一样,麦子连家门也不入了,直接卖给客商,自家一颗也不留,周围十里八村别说磨面机,连石磨也没有,留下麦子到哪里磨面?

这就是现在的麦天,这就是当下农民与麦子的关系。十亩八亩麦子,过去要累死累活忙一个月,现在呢,从收割机开进地头的那一刻算起,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没有漫长的煎熬,没有我们经历过的炼狱般的磨难,

小麦还有,麦田还有,再没有麦天。

没有了挥汗如雨的操劳,看不到粮满仓、米满囤的场景,庄稼人喜悦的成色也减少许多。我们这片以产麦著称的黄土高原,小麦种植原本最劳人,现在,变成了省心、省事的农事。寒露前种上,如果天旱,浇两次水,除此之外,几乎无须再管理,芒种后,麦天好像一倏而过,一会儿就结束了。麦子的存在,不再仅是填饱肚子,也就再没有新麦下来的喜悦。

我想感受麦天,领悟麦天。麦子渐黄的那几天,沿着黄河两岸,在秦晋豫三省的黄土高原,沟梁间、平原上、河谷中,寻觅麦天的感觉,试图从中找到农耕文明的记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公路上绕行,金黄的麦子一倏而过,便明白了,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找到农耕文化的场景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现代社会形态下的农事,简单、快捷、匆忙、务实。麦收,其实和平常的劳作,甚至和在城里打工没什么区别,麦子只是麦子,麦子自身价值以外的东西消失了。

才过了两天,再驶过同样的地方,所有的麦子都不见了,麦茬黄黄,齐刷刷地抖动,在蓝天、夏风的陪伴中,描画出田地的单调。下了公路来到村里,路旁、房前、屋后,偶尔可见晾晾着的刚刚收获的麦子。所有的村子都没有打麦场了,那种麦味弥漫、尘土飞扬的场面,在乡村再也看不到。也许,这是一个象征。过往的农耕时代结束了。走进村子,总还能感觉到麦子的气息在湛蓝的天空中飘飘忽忽地飞。

微小说

远山

张洪光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我跟你妈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一天吃晚饭时,退休没多久的父亲突然对我说。老家有五间一直闲置的老房子,还有一个宽敞得有些空旷的大院子。父母亲进城后,那个院子,一年也回不去几天。而我以为,父母已经老了,几个儿女都已成家,孙辈儿们都上学了,他们应该在离儿女近便的小区,过一过不用定闹钟,不必顶风冒雨的缓慢自在的晚年生活了,谁承想,他们要回老家。

住不惯城里的高楼,找回乡野的烟火气息也挺好。老家不远,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想象一下,房前屋后,花香缭绕;朗朗夏夜,星月入怀;邻里守望,乡音萦耳;举目远山叠望,回首鸡犬相闻。当真是一派田园悠然。“那行吧,但天冷了,你们就得回市里啊……”我话没说完,父亲早有准备,一个劲儿地点头。很快,我就感觉哪里不对劲了。父母搬回老家两个月后,一个周末,我回到老屋时,父亲竟然一脸灰土地正和母亲在院子里搭鸡窝呢。旁边,一个纸箱里,十来只从集上新买的绒球般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叫得正欢。其实,刚搬过来没几天,父亲就把院子分成一个又一个规规矩矩的菜地,再分别种上不同的蔬菜。这哪里是过来体验乡村生活,分明是要在老屋重新扎根了。他们坚持不用化肥,只给院子里的蔬菜施用农家肥。也不用一滴农药,一旦蔬菜生了虫子,母亲和父亲便用手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除虫,有时蹲在院子里,一蹲就是小半天。

我仿佛已看到满院成片的绿色,仿佛看到时不时隐藏在脚下某地圆润的小南瓜,夺人眼目红红的西红柿,还有成片成片或长或扁的豆角,成串成串或青或红的辣椒……

秋凉的时候,父亲不仅半个字不提回市区,而且还张罗着买煤过冬了。“不是说好了回市里过冬吗?再说了,这菜地冬天也不用人管啊。”我激动地问。

父亲不慌不忙地笑着,“那哪行啊,这些鸡啊鸭啊都得有人管。再说了,房子住了人就不能空着……”很快,我越来越感觉不对劲了。

“明天来,给我取5000元钱,我得买台车。”一个周五,父亲打电话给我。

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父亲是老司机,在单位开了半辈子车,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车啊,我是开得腻腻的了。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了”。父亲还一直以自己开了那么多年车,零事故纪录为傲。“你要去哪,我开车带你去啊。我不是每周都回来吗?你还买车做什么?”父亲反驳,“你那车在农村能干啥?能上山吗?能拉柴吗?”

我又疑惑了,5000元钱,能买啥车?据我所知,车况再一般的二手车,5000元钱也买不来啊。我知道有汽车下乡政策,难道优惠力度这么大吗?

很快,父亲便兴高采烈地从乡里的农机销售点儿开回来一辆单缸发动机的农用三轮车。从此,用他那半辈子积累的娴熟驾驶技术,在山岭上、河沟里驰骋,父亲大腿裹着油门,身后扬一路烟尘。

等到第二年春天,父亲竟然跟村人借来两块地,一块种上了花生,一块种满地瓜。农用三轮车的真正用途随即显现出来。父亲用它载着耕地机下田打垄,开着它去邻村买回一袋袋化肥……到了秋收时,又一趟一趟把收获的花生和地瓜,甚至是邻居们成堆的玉米秆尽数运回院子。

三年中,我们家在农村过了三个春节。那时,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白雪,大红的灯笼在大门两旁的门柱顶悠闲地晃着。热气腾腾的屋子里,火炕上摆着一大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突然发现,在城市里有些虚胖得发白的父亲,又变成了一个粗瘦的汉子。他的手上生出了老茧,他的腰虽有些弯曲,但目光却更加锐利。

“接下来呢?”我问父亲。

父亲望了眼窗外市区的方向,“你们年轻人继续在城市里打拼吧。我和你妈啊,哪也不去了,就守着这片青山绿水。”

麦天好像一倏而过



节气风物

小暑,小暑

陈裕

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

小暑已至,这一节气的来临,预示着夏天走进最为炎热的一段时间。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元稹的诗里,有风有雨,小暑的光临,还有雷声陪衬。文人的笔下,小暑的出场仪式,威猛三分,风雷加持,壮观不已。

时令渐进,小暑开始布置一场“热”的棋局。天空中的太阳,好像离我们又近了一步,垂光而临,灼灼耀目。北方辣热似降火,南方闷热如蒸笼,人间开始沐浴这一场火辣辣的洗礼。古人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炙热的风,从小暑开始吹起,热浪滚滚,凉风难求。蟋蟀因天气太热,田间地头已无法安适,便入庭院房屋墙角下,以避暑热。越是接近地面,温度越高,老鹰在空中飞翔也难以招架高热,只好越飞越高,以解热求凉。

我国是农业大国,节气对农事意义重大。小暑前后,除东北与西北地区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外,农业生产上主要是忙着田间管理了。在高原地区,就有“小暑天气热,棉花整枝不停歇”的农谚。小暑开始,江淮流域梅雨先后结束,我国东部淮河、秦岭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始了东南季风雨季,降水明显增加,且雨量比较集中;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高温少雨天气,常常出现的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及早蓄水防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农谚有“伏天的雨,锅里的米”之说。

历来,节气与中国的美食文化密不可分,自然,小暑也不例外。民间有很多地方有小暑时节“食新”的习俗。农民会用新米做好饭,供祀祖先,祈求秋后五谷丰登,然后人们开开心心地品尝新酒等。有的地方是把新收割的小麦炒熟,磨成面粉后用水加糖拌着吃。这种吃法,早在汉代就有,唐宋时期更为普遍。唐代医学家苏恭说,炒面可“解烦热,止泄,实大肠”。除此之外,藕和菱角都有消暑清热功效,可谓老少皆宜,在夏天食用好处多多。

小暑时节,风雨雷电尽显英姿,城市与乡村以暑为引领,都自有对小暑的理解与应对。城市解暑使用科技手段,空调降温是常态;而乡村解暑取自于天然,或大树下静卧,或田间小憩,在茵茵绿草间听虫鸣,或于大河中戏水,戏游畅爽。至于品尝瓜果梨桃,则是人们最为喜好的传统解暑途径。

循着节气的步履,走进小暑,便走进了盛夏的门楣,暑既来之,则安之,于汗流浹背时,品味小暑的风情,莫不是季节的馈赠。



本版插画 胡文光

碧流河  
倒影里的故乡

(组诗)

于成大

青山

它的青,横斜在我门前  
让木质的门框,忍不住蠢蠢欲动

每绿一次,就是一次脱俗  
百次后,它就是我心里的虔诚

一场薄雾揭不开它的面纱  
一片叶子,给不出谜底

所有的鸟鸣都被露水洗过  
所有的草木都郁郁葱葱

宝石一样的星星,没有一点杂芜  
纤细的山道,被想象成了叶脉

走在山中的一个  
人,正快速褪尽体内灰暗的部分  
婆娑的林木不断地追逐下  
他一晃一晃的身影,像掉下来的  
树荫

灶

需要多少人间草木,才能换回  
这如星火焯  
需要多少煎熬,才换得一日三餐

像哭红了的眼睛,但它忍住灼痛  
在灰烬到来之前,完成火之舞

烟熏火燎,粗茶淡饭的日子  
从未喊过苦,从未冷了心

一点点养大的炊烟  
保留精神  
这松香与柴草重大的女儿

沉默寡言却总能找到劈柴  
温暖的一面

瓜地

窝棚  
犹如尚未发育完全的房子  
却被赋予重任

那时,我们把月光穿在身上  
夜就不黑了  
我们把窝棚顶在头上  
夜就安静了

铺天盖地的瓜叶在风里窸窣窣窣  
每一片叶子下面都可能藏着  
成熟的果实

那时  
每一个瓜都在悄悄地积攒糖  
涂画着好看的花纹

爹不说话  
有时轻轻地拍一下瓜,有时  
摸一下我的头

麻雀

不知何时,门前的树洞里  
住进了麻雀一家

每天,一只麻雀守在洞口  
另一只出去寻找食物  
它们分工明确  
交替完成哺育工作

忙碌、有序、一丝不乱  
啾啾待哺的幼鸟  
不辞辛劳的父母  
幸福大于树洞

虫子、米粒、草籽  
被源源不断地运回来  
一个无所事事者的羞愧  
大于虫子、米粒、草籽

豆子

记得那时  
豆子地已被收割一空  
我们拨开垄沟间掩盖豆粒的浮叶  
小心翼翼地捉到这些黄澄澄的  
小东西

豆子落入铝质饭盒的一瞬  
多么充实、有力,多么清脆动听  
仿佛所有的寻找都得到了回报

秋天一年年远了  
一年年陷入沉默  
夜深时数着豆粒一样的星星  
我不知道——  
还有多少豆子遗留在荒野  
忘了回家的路